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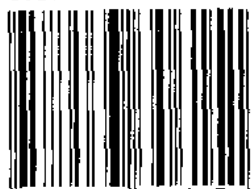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〇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〇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1.2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 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三〇九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唐詩選七卷附錄一卷

〔明〕李攀龍選 蔣一葵箋釋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 一

尺牘清裁六十卷補遺一卷

〔明〕王世貞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隆慶五年自刻本

..... 一六二

文章正論二十卷(一)

〔明〕劉祐選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九年徐圖揚州官署刻本

..... 四二二

唐詩選七卷附錄一卷

〔明〕李攀龍選 蔣一葵箋釋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唐詩選七

卷》提要

唐詩選註序

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
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
取也七言古詩惟子美不失
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
縱橫往往彊弩之末間襍長
語英雄欺人耳至如五七言
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
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
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

言律排律諸家概多佳句七
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
頗臻其妙即子美篇什隆衆
憤焉自歎矣作者自苦亦惟
天實生才不盡後之君子乃
茲集以盡唐詩而唐詩盡於
此

皆

大明萬曆癸巳仲秋哉生日

李攀龍子鱗譔

箋釋李選唐詩序

濟南藻嗣青蓮音調白雪其
選唐也飛翰牛毛拔毫麀角
其人億之一即收其撰六億
之一故曰維其有之是以似
之知言哉弇州也欲問濟南
奇絕處峨眉天半雪中看以
是選唐寧渠錦瑟之什靡當
素絲之紕即綵花應制夜珠
博賞其人昧爽心必無幾矣

蔣仲舒氏劇鉢文心詮釋詩

聖原本邇於八閩幽奇徵於

三豔其用心抑何勤也噫嘻

六代淄澠理樂方之東箭三

乘水月喻禪匠彼西來求詩

而鴻爪於釋者其龍轡於唐

者乎即旦莫遇濟南當獨秀

峨眉之雪矣

肯

萬曆癸巳王公晉陵吳亮書

唐詩選註附錄

○統論二章

高廷禮曰詩自三百篇以降漢魏質過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得二者之中備風人之體惟唐詩爲然然以世次不同故其所作亦異畧而言之則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詳而分之貞觀永徽之時虞魏諸公稍離舊習王楊盧駱因加美麗劉希夷有閨帷之作上官儀有婉媚之體此初唐之始製也神龍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聲蘇張之大手筆此初唐之漸盛也開元天寶間則有李翰林之飄逸杜工部之沉鬱孟襄陽之清雅王右丞之精緻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聲俊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曆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澹劉徐州之閑曠錢郎之清瞻皇甫之冲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

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王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饑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他若劉滄馬戴李頻李羣王叢尚能龜勉承格將邁時流此晚唐變態之極而遺風餘韻猶有存者是皆名家擅場馳騁當世或稱才子或推詩豪或謂五言長城或爲律詩龜鑑或號詩人冠冕或尊海內文宗靡不有精粗邪正長短高下之不同學者須要識得何者爲初唐何者爲盛唐何者爲中唐爲晚唐又何者爲王楊盧駱又何者爲沈宋又何者爲陳拾遺又何者爲李杜又何者爲孟爲儲爲二王爲高岑爲常劉韋柳爲韓李張王元白郊島之製辨盡諸家剖析毫芒方是作者

本學曰譚者曰唐以詩進士童而習之故盛

士以詩應舉追趨逐嗜故衰少陵宗工曾不得一第右丞雜伶人而奏技主家于詩品何損也貞觀開元二帝以豪爽典則先天下詩宜盛而最開弱若中宗能大振雅道即德文兩朝不及中晚人才樛邀詩宜衰彼元白錢劉柳州姑無論昌黎望若山斗猶且服膺工部供奉而避其光顧何也古者上自人主下自學士大夫以及細民莫不爲詩而詩盛衰之機在上後世細民不知詩人主罕言詩僅學士大夫私其緒而詩盛衰之機在下長慶西昆玉臺能爲體以自標異而無能使人盡爲其體少陵詩盛行迺在革命之代其轉移化導之力詎足望人主乎則唐與古殊矣樂八音皆詩詩三百皆樂唐人樂府已非漢魏六朝之舊自郊廟而外時采五七言絕句長篇中雋語被絃管而歌之代不數人人不數章則唐與古殊矣六朝以上惟樂府選詩眉目小別大致固同至唐而益以律絕歌行諸

體交不相侔。夫一家之言。易工。而衆妙之門。難兼。則唐與古殊矣。先王辨論官才。勸懲。惡。于。皆。其。質。其。極。至。于。饗。神。祇。而。若。鳥。獸。善。作。者。其。如。周。公。莖。璽。可。數。他。皆。太。史。所。采。稍。爲。潤。色。春。秋。列。國。卿。大。夫。稱。詩。觀。志。大。抵。述。舊。而。唐。一。人。之。詩。常。數。倍。于。三。百。篇。一。切。慶。乎。問。遠。遂。以。充。筐。籠。錄。牽。用。愈。濫。而。趨。愈。下。則。唐。與。古。殊。矣。三。百。篇。剛。自。仲。尼。材。高。而。不。炫。奇。學。富。而。不。務。華。漢。魏。近。古。十。肖。二。三。六。朝。厭。爲。卑。近。而。求。勝。於。字。與。句。然。其。材。相。萬。矣。故。博。而。傷。雅。巧。而。傷。質。唐。人。監。六。朝。之。弊。而。劇。濯。其。字。句。以。當。於。溫。柔。敦。厚。之。旨。然。其。學。相。萬。矣。故。變。而。不。化。近。而。易。窺。要。其。盛。衰。可。畧。而。言。律。體。情。勝。則。俚。才。勝。則。離。法。嚴。而。韻。諧。意。貫。而。語。秀。初。盛。奪。千。古。之。幟。後。無。來。者。絕。句。不。必。長。才。而。可。以。情。勝。初。盛。饒。爲。之。中。晚。固。無。讓。也。歌。行。伸。縮。由。人。即。情。才。俱。勝。俱。不。失。體。中。晚。人。議。論。多。而。敦。琢。疎。故。無。取。

爲。初。盛。諸。子。吸。六。朝。餘。瀝。爲。古。選。不。足。論。于。吊。應。物。復。失。之。形。迹。之。內。李。杜。一。二。大。家。故。自。濯。濯。要。之。不。越。唐。調。不。敢。目。以。漢。魏。况。三。百。乎。漢。魏。六。朝。遞。變。其。體。爲。唐。而。唐。體。迄。于。今。自。如。後。唐。而。詩。衰。莫。如。宋。有。出。于。中。晚。之下。後。唐。而。詩。盛。莫。如。明。無。加。于。初。盛。之。上。譬。之。水。三。百。篇。崑。崙。也。漢。魏。六。朝。龍。門。積。石。也。唐。則。溟。渤。尾。閭。矣。將。安。所。取。益。乎。不。佞。竊。謂。今。之。詩。不。患。不。學。唐。而。患。學。之。太。過。即。事。對。物。情。與。景。合。而。有。言。幹。之。以。風。骨。文。之。以。丹。彩。唐。詩。如。是。止。爾。事。物。情。景。必。求。唐。人。所。未。道。者。而。稱。之。吊。詭。蒐。隱。誇。新。示。異。過。也。山林。宴。遊。則。興。寄。清。遠。朝。饗。侍。從。則。制。存。莊。麗。邊。塞。征。伐。則。懷。慨。悲。壯。睽。離。患。難。則。沈。痛。慷慨。緣。機。觸。變。各。適。其。宜。唐。人。之。妙。以。此。今。懼。其。格。之。卑。也。而。偏。求。之。於。悽。惋。悲。壯。沈。痛。感。慨。過。也。律。體。出。而。才。下。者。沿。襲。爲。應。酬。之。具。才。偏。者。馳。騁。爲。誇。詡。之。資。而。選。古。幾。廢。矣。好。大。

者優諱其短強其所未至而務收各家之長
振諸體之勝。號頗多而精華少。摹擬勤而本
真偽是皆不善學唐者也。

○雜論 八十二月

殷璠曰。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
體俗體。如曹劉詩多直語。少切對。或五字並
側。或十字俱平。而逸駕終存。然羣瓶膚受之
流。責古人不辭。宮商徵羽。詞句質素。恥相師
範。於是攻異端。妄穿鑿。理則不足。言常有餘。
都無興象。但貴輕靈。雖滿篋笥。將何用之。自
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
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遠。調開元十五年
後。聲律風骨始備矣。

蔡寬夫曰。唐自景雲以前。詩人猶習齊梁之氣。
不除故態。率以纖巧爲工。開元後。格律一變。
遂超然度越前古。

嚴儀卿曰。禪家者流。兼有大小。并有南北。道有
耶正。學者須從最上乘。真正法眼。悟第一義。

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
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層以
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
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
道亦在妙悟。惟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然悟
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
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
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
也。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
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
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性情也。
盛唐諸人。惟在興起。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
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
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
窮。

夫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
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

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驚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

唐人命題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之集而觀之。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爲唐人今人矣。

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槩耳。

律詩難於古詩。絕句難於八句。七言律詩難

於五言律詩。五言絕句難於七言絕句。

劉會孟曰。絕句難作。要一句一絕。短語長事。愈讀愈有味爲正。

范德機曰。絕句者。截句也。後兩句對。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是截律詩。後四句。四句皆對。是截律。詩中四句皆不對者。是絕律。詩之首尾。是雖正變不齊。而首尾布置。亦由四句爲起承轉合。未嘗不同條而共貫也。

起承轉合四字施之絕句。則可施之於律。則

未盡然。如遊何將軍山林十首。第一首是起

第十首是合。中間八首是反復賦其山林之

盛易而置之便不可。後五詩亦然。前後出塞

之類。則無不然矣。有一題而二首。則前者不

可置後。蓋起句在前首。而合句在後首故也。

惟秦州雜詩。及秋興八首。又咏懷古跡五首

之類。每詩各指一事。則一首中自備首尾。夫

作經義文論之法。惟大講爲實。故昔人作論

謂之論腹。作詩亦然。何獨第二聯爲承。第三

聯爲轉耶。況此則非律詩之法度矣。

詩要賦比興。或興而兼比。或比而兼興。三百

篇多以興比重複置之章首。唐詩多以比興

就作景聯。古詩則比興或在起處。或在合處

或在轉處。

長篇古體。參差中出整齊語。猶是筆力。最戒

似對非對。但涉江湖熟閑語。便即鄙俗。但用

通用字。無法即軟弱。軟弱易察。鄙俗難醫。

作詩不可使一字無用。須是字字必不得。又

不可使一字不佳。須是字字穩當。又不可使一字無來歷。字字要有出處。要無鄙俗。

詩貴乎實。實則隨事命意。造景得情。如傳神寫真。各盡其態。自不至有重複蹈襲之患。

楊仲弘曰。詩當取材於選。效法於唐。

詩要鋪叙正。波瀾闊。用意深。琢句雅。使字當下字響。

詩不可繁空。強作待境而生。自工。

詩要首尾相應。多見人中間一聯。儘有奇拙。

全篇湊合。如出二手。便不家數。此一句一字。

必須著意聯合也。

詩中用事。僻事實用。熟事虛用。說理要簡易。

說意要圓活。說景要微妙。識人不可露。使人

不覺。

人所多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則

自不俗。

詩要鍊字。字者眼也。如老杜詩。飛星過水白。落月動簷虛。鍊中開一字。地折江帆隱。天晴

木葉閒。鍊末後一字。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色

新。鍊第二字。非鍊歸入字。則是兒童詩。又曰。

暝色赴春愁。又曰。無因覺來往。非鍊赴覺字。

便是俗詩。如劉渢詩云。香消南國美人盡。怨

入東風芳草多。是鍊銷入字。殘柳宮前空露

葉。夕陽川上浩烟波。是鍊空浩二字。最是妙

處。

長律妙在鋪叙。時將一聯挑轉。又平平說去。

如此轉換數匝。却將數語收拾。妙矣。

五言短古。只是選詩。結尾四句。所以合首無

限意。自然悠長。

七言律難於五言律。七言下字較龐實。五言

下字較細嫩。七言若可截作五言。便不成詩。

須準字去。不得方是。所以句要藏字。字要藏

意。如聯珠不斷。方妙。

絕句之法。要婉曲回環。無就簡句。絕而意

不絕。多以第三句為主。而第四句發之。有實

接有虛接。承接之間。開與合相關。反與正相

依順與逆相應。一呼一吸。宮商自續。大抵起承二句固難。然不過平直叙起爲佳。從容承之爲是。至如宛轉變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於此轉變得好。則第四句如順流之舟矣。馬伯庸曰。四方偏氣之語。不相通曉。唯中原漢音四方可以通行。蓋中原天地之中。得氣之正。聲音散布。各能相入。是以詩中宜用中原之韻。則便官樣不凡。押韻不可用啞韻。如五支二十四鹽。啞韻也。

皇甫子循曰。詩尚音律。久諸終非妙境。故無取初體也。

語欲妥貼。故字必推敲。蓋一字之瑕。足以爲玷。片語之類。并棄其餘。此劉生所謂改章難於造篇。易字難於代句者也。

皎然論詩有三偷。謂語意勢也。若陳后主月光天德。出於傅長虞。沈佺期高樹早涼。歸出於柳文。陽王昌齡手持雙鯉魚目。送千里鴈。出於嵇中散。然辭相發明。語或開合。子美

湛湛長江去。同於湛湛長江水。江平不肯流。同於潮平似不流。此類蓋多矣。

何元朗曰。唐初雖相沿陳隋委靡之習。然其力已自動挺。蓋當興王之代。則振迅激昂。氣機已動。雖諸公亦不自知也。孰謂文章不關於氣運哉。

三偷之中。偷語最爲鈍賊。如蕭何定漢律。令厥罪不書。應爲鄼侯。務在匡佐。不暇采詩。致使弱手無才。公行剝削。若許會道片言。可折

此輩無處逃刑。其次偷意。事雖可開。情不可原。若欲一例平反。詩教何設。其次偷勢。才巧意精。若無朕迹。蓋詩人間域之中。偷狐白裘之手。吾亦賞俊。從其漏網。

詩式云。其作用也。故意須險。定句須難。雖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又曰。詩有二要。要力全而不苦溢。要氣足而不怒張。此語皆切中詩家肯綮。古今論詩。無有能出其右。

謝茂秦曰。詩以漢魏並言。魏不逮漢也。建安之

作率多平仄穩帖。此聲律之漸。而後流於六朝千變萬化。至盛唐極矣。

詩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鏡花。勿泥其迹可也。

用事多則流於議論。子美雖爲詩史。氣格自高。

作詩譬諸用兵。慎敵則勝。命題雖易。不可率然下筆。至於渾化。無施不可。

七言絕句。盛唐諸公用韻最嚴。大曆以下稍有旁出者。作者當以盛唐爲法。盛唐人突然

而起。以韻爲主意。到辭工不假雕飾。或命意

得句。以韻發端。渾成無迹。此所以爲盛唐也。

宋人專重轉合。刻意精鍊。或難於起句。借用

傍韻牽強成章。此所以爲宋也。

長篇之法。如波濤初作。一層緊於一層。拙句

不失大體。巧句最害正氣。

詩有格有韻。淵明悠然見南山之句。格高也。

康樂池塘生春草之句。韻勝也。格高似梅花。

韻勝似海棠。欲韻勝者易。欲格高者難。兼此二者。孟浩然得之。

長篇古風。最忌鋪叙。意不可盡。力不可竭。貴有變化之妙。

氣格高。雖的對不害爲大家。氣格卑。雖不拘對偶。亦是小家。

詩有四格。曰興曰趣曰意曰理。太白贈汪倫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此興

也。陸龜蒙詠白蓮曰。無情有限何人見。月曉

風清欲墮時。此趣也。王建宮詞曰。自是桃花

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此意也。李涉上于

襄陽曰。下馬獨來尋故事。逢人惟說峴山碑。

此理也。悟者得之。庸心以求。或失之矣。

盛唐人以漢魏之氣爲主。以六朝之辭爲輔。

晚唐人專以六朝爲主。所以造就有差等。

五言律首句用韻。宜突然而起。勢不可遏。若

子美落日在簾鉤是也。若許渾天晚日沉沉。

便無力矣。

造句易得趣難。非深於詩者不能也。

空同子曰。古詩妙在形容。所謂水月鏡花。言外之象。宋以後則直陳之矣。求工於句字。心勞而日拙也。枚氏七發。非必爲七也。文渙而成七。後之作者。無七而必爲七。然皆俳語也。杜甫見道過韓愈。如白小羣分命。文章有神交。有道隨風潛入夜。水流心不競。出門流水住。等語。皆是道也。王維詩高者似禪。卑者似僧。奉佛之應人心。係則難脫。

唐詩選

卷八

王元美曰。

盧駱王楊號稱四傑。詞旨華靡。固沿陳隋之遺。骨氣翩翩。意象老境。超然勝之。五言遂爲律家正始。

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爲音律法律。天下無嚴於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二君正是敵手。摩詰似之。而才小不逮。沈陵強力宏蓄。開闢排蕩。然不無利鈍。徐子紛紛。未易悉數也。

沈詹事七言律。高華勝於宋員外。宋雖微少。

亦見一斑。歌行覺有陡健。

杜審言華藻整栗。小讓沈宋。而氣度高逸。神情圓暢。自是中興之祖。且其矜率乃爾。

陳正字陶洗六朝鉛華都盡。托寄大阮。微加斷截。而天韻不及。律體時時入古。亦是矯枉之過。

李于鱗評詩。必見筆札。獨選唐詩序云云。余謂七言絕句。王江陵與李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而于鱗不及之。王維李頎雖極風雅。

唐詩選

卷八

王元美曰。

之致。而調不甚響。子美固不無利鈍。終是上國武庫。外公地位乃爾。獻吉當於何處。生居其微意所鍾。余蓋知之。不欲盡言也。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推崇。而不能致辯。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爲談柄。近時王用修爲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傳耳。要其所待俱影響之間。五言古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

號雄爲貴。其教行之妙。味之使人飄揚欲保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欲飲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稱語累語。置之陶鑒間。便覺愴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爲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感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沈實。有色有韻。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服膺少陵。

高岑一時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適上而婉綽。過之。選體時時入古。岑尤陽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起一伏。取是而已。尤爲正宗。五言近體。高岑俱不能佳。七言岑稍濃厚。摩詰才勝浩然。由工入微。不犯痕迹。所以爲佳。間有失檢點者。雖不妨白璧。能無少損。連

城觀者須畧玄黃。取其神檢。孟造思極苦。既成乃得超然之致。皮生擷其佳句。真是配古人。第其句不能出五字外。篇不能出四十字外。此其所短也。

青蓮擬古樂府。以己意已才發之。尚沿六朝舊習。不如少陵以時事創新題也。少陵自是卓識。惜不盡得本來面目耳。

謝氏俳之始也。陳及初唐。俳之盛也。盛唐。俳之極也。六朝不盡俳。乃不自然。盛唐俳。殊自然。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主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志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盛唐七言律。老杜外。王維李商隱參耳。李有風調而不甚麗。岑才甚麗而情不足。王差備矣。

六朝之末。衰頹甚矣。然其偶麗頗切。音響稍諧。一變而雄。遂爲唐始。再加整栗。便成沈宋。

人知沈宋律家正宗。不知其權輿。三謝鑒鑰于陳隋也。

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兒舉家聞若歎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不必曲為之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

揚用修駁宋人詩史之說。而譏少陵云。詩類淫亂。則曰雖雖鳴鴈。旭日始旦。不必曰楊。近前承相真曰。憫流民。則曰鳴鴈于飛。哀鴻。

教。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飲。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叙饑荒。則曰牂羊羶首。三星在罍。不必曰但有牙齒存。所堪骨髓乾也。其言甚辯。而毅然不如嚮所稱。皆與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為快。不盡含畜也。語荒而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勸樂而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譏失儀而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怨讒而曰對虎不受。投畀有昊。若使出少陵口。不知

用修何如貶刺也。且慎莫近前承相。嗔樂府雅語。用修烏足知之。

岑參李益詩語不多。而結法揆意雷同者幾半。始信少陵如韓淮陰。多多益辦耳。

唐自貞元以後。藩鎮富強。兼所辟召。能致通顯。一時遊客詞人。往往挾其所能。或行卷贊。

通。或上章陳頌。大者以希拔用。小者以冀濡沫。而干戈之吏。多不能分別黑白。隨意支應。

故剽竊雲擾。諂諛泉涌。取辦俄頃。以為提使。

事。鉅釘以為工。至於貢舉本號詞場。而牽壓俗格。阿趨時好。上第巍我。多是將相私人。

主密售。甚乃律私禁。自比優伶。關節倖。身為軍吏。下第之後。尚爾乞憐。主司冀其復進。是以性情之真境。為名利之鈎途。詩道日卑。寧非其故。

汪伯玉曰。初唐則醴醖。感唐則案牘。中則醴晚。

則替。

方子及曰。初盛以無意得之。其調常合。中晚以